

王義政黨底組織基礎

大連新華書店印行

馬克思主義政黨底組織基礎

本書根據本店出版之

『研究馬列主義理論的補助資料』

第二篇重印

大連華書店印行

1950

馬克思主義政黨底
組織基礎

編者 本書編輯委員會

出版者 大連新華書店

• 一九五〇年三月出版 •

1—500 (連)

目 錄

第一章 第二次代表大會上的意見分歧與社會民主黨內 布爾什維克派與孟什維克派的出現	3
第一節 第二次代表大會上之召集	3
第二節 討論黨綱問題時的意見分歧	6
第三節 討論黨章問題時的意見分歧	13
第四節 社會民主黨內布爾什維克與孟什維克的出現	30
第五節 列寧對孟什維克組織問題上的批評	33
第六節 第二次代表大會底結論	42
第二章 列寧所著『進一步，退兩步』一書的歷史意義	48
第一節 列寧寫『進一步，退兩步』時的歷史環境	48
第二節 『進一步，退兩步』一書的歷史意義	52
第三章 列寧論新型的黨是無產階級的領導組織	54

第一節	馬克思主義政黨底列寧式的組織基礎	54
第二節	列寧論新型的黨是無產階級的領導組織	60
第四章	斯大林進一步的發展了列寧的建黨理論	61
第一節	斯大林論無產者階級和無產者政黨	61
第二節	斯大林論列寧主義底黨底特點	70
第三節	斯大林論黨是無產階級底領導組織	83
第四節	斯大林論組織與領導問題	88
一	改善黨成分的辦法。把組織單位 分小。使領導機關更接近於下層工作	88
二	組織上的領導問題	91
三	斯大林論挑選、提拔、培養、教育幹部問題	99

附 錄

一	蘇聯共產黨（布爾什維克）建立的原則如何呢	108
二	費拉托瓦：布爾什維克黨的組織基礎	128
三	斯捷潘諾夫：列寧底著作『進一步，退兩步』	138
四	洛基諾夫：布爾什維克黨是蘇維埃國家的領導和主導力量	147
五	日丹諾夫：關於蘇聯共產黨（布）黨章修改的報告	156

馬克思主義政黨底組織基礎

第一章 第二次代表大會上的意見 分歧與社會民主黨內布爾什 維克派與孟什維克派的出現

第一節 第二次代表大會上之召集

一九〇三年七月十七日（公曆七月三十日），俄國社會民主工黨第二次代表大會宣佈開幕。這次代表大會是在國外祕密召集的。大會最初幾次會議是在布魯塞爾舉行。但後來因比國警察要求大會代表離開比境，於是大會祇好移到倫敦去舉行。

參加這次大會的計有四十三個代表，代表着二十六個組織。每個委員會都有權選派兩個代表，但有些委員會却祇選出了一個代表。所以四十三個代表一共擁有五十一票表決權。

大會底主要任務，就是要『根據「火星」報所提出所擬定的

那些原則的和組織的基礎來建立真正的黨。』（『列寧全集』，第六卷，第一六四頁）

大會成分是不一致的。大會上沒有明顯的『經濟派』代表出席，因為他們已經遭到了失敗。但他們在這個時期已很巧妙地改頭換面了，所以終能派出幾個代表混進代表大會。此外，崩得代表也祇是口頭上與『經濟派』有所不同，其實他們是擁護『經濟派』的。

所以出席大會的不僅有擁護『火星』報的分子，而且也有反對『火星』報的分子。擁護『火星』報的有三十三人，即佔大多數。然而並非所有自命為火星派的人都是真正的列寧火星派分子。大會代表分成了幾個集團。擁護列寧的人，即堅定的火星派分子，共有二十四票。有九個火星派分子是擁護馬爾托夫的，他們是不穩定的火星派分子。有一部分代表動搖於『火星』報和反火星派之間，他們在大會上共有十票。這就是中派。公開的反火星派分子，共有八票（三個『經濟派』分子和五個崩得分子）。當時火星派內部一發生分裂，『火星』報底敵人就能佔得上風的。（『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第五六——五七頁）

……因為召集代表大會時所採用的完備的代表制，使那些堅決反對了『火星』報的組織（崩得和『工人事業』社）以及那些口頭上承認『火星』報為領導機關報，而事實上力圖實現自己特殊計劃，並在原則方面顯得很不堅定的組織（『南方工人』社以及附和它的某些委員會），都能派人出席代表大會。在這樣的條件下，代表大會也就不能不變成為火星方向勝利鬥爭的戰場。至於代表大會確實成了這樣的鬥爭場，這是每一個稍微用心閱讀代表大會記錄的人，都能立刻明白看見的。（『進一步，退兩

步』，『列寧文選』，兩卷集，第一卷，第三五二頁）

所有這些語句都是絕頂肯定，並且絕對明確地指出一件明顯的事實，就是佈滿『猜疑』和最殘酷鬥爭（『推翻』）的空氣（即後來在同盟代表大會上有人歸罪於火星多數派的那種空氣！），其實是遠在我們分裂為多數派和少數派以前就早已造成了的。並不是什麼激烈話，並不是什麼挖苦話引起了衝突，而這些激烈話和挖苦話倒不過是一種徵候，表明代表大會上的政治派別分立形勢本身含有『矛盾』，含有一切引起衝突的前提，含有一種能依其潛力，沿着每一個甚至很細小的導火線爆發出來的內在分歧。

從我所用以觀察代表大會的觀點看來，沿着一個『很細小的』導火線爆發出極端劇烈的原則衝突，是完全自然而且不可避免的。既然在我們代表大會上，時刻都有火星派與反火星派的鬥爭，既然在他們之間站立有一些不穩定的分子，既然這些不穩定的分子與反火星派共同組成三分之一的票數（八票加上十票，即是在五十一票中佔有十八票，當然是按照我所作的大約計算），那末從火星派方面有任何一部分人，那怕祇是很小一部分人分離出去，都使反火星派有可能獲得勝利，因而引起『瘋狂』鬥爭，也就是完全可以解釋而且當然的了。這並不是由於什麼過分激烈的胡言暴語和攻擊所引起，而是由於政治的分化所致然。並不是什麼激烈語句造成了政治衝突，而是代表大會上的派別分立形勢本身所包含的政治衝突造成了激烈語句和攻擊，——這種相反的解釋，也就是我和馬爾托夫彼此在估計代表大會政治意義及其結果方面的基本原則意見分歧之所在。

在整個代表大會期間，有過很少數火星派分子脫離大多數火

星派分子的三次最大事件，即語言平等，黨章第一項和選舉問題，並且在所有這三次事件中，都造成了終於引起現在黨內嚴重危機的殘酷鬥爭。爲了在政治上理解這個危機和這個鬥爭，就要考察在代表大會上彼此衝突過的種種色彩間的政治派別分立。（『進一步，退兩步』，『列寧文選』，兩卷集，第一卷，第三六二——三六三頁）

由此可見，代表大會上的情形是異常複雜的。列寧費了許多力量，才保證『火星』報路線在大會上獲得了勝利。（『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第五七頁）

第二節 討論黨綱問題時的意見分歧

我們且把關於承認『火星』報爲中央機關報問題的爭論以及對於黨章問題辯論的開端撇開不談（關於這些辯論，最好是留在分析對於黨章問題的全部討論時去說），而先來說說在討論綱領時所暴露出來的那些原則色彩。我們首先就指出一個非常標本的細節，即關於比例代表制問題的討論。『南方工人』社中的葉哥羅夫同志主張把這一項加進綱領中去，並且主張得十分激烈，而引起了坡薩多夫斯基（火星少數派方面的人）的公正評論，說這裏有『嚴重的意見分歧』。『毫無疑義，——坡薩多夫斯基同志說，——我們對於一個基本問題是有彼此不同的意見：是要使我們將來的政策服從於某些基本民主原則而承認這些原則有絕對價值呢，還是認爲所有一切民主原則都應專一服從於我們黨底利益呢？我是堅決擁護後一種意見的』。普列漢諾夫當時『完全贊同』坡薩多夫斯基，並用更肯定更堅決的語句來反對認爲『民主

原則有絕對價值』的意見，反對『抽象』看待民主原則的觀點。他說：『我們社會民主黨人也許會要表示反對普選制。意大利共和國的資產階級褫奪過貴族底政治權利。革命無產階級也許會要限制各上層階級底政治權利，正如各上層階級限制過無產階級底政治權利一樣』。（『進一步，退兩步』，『列寧文選』，兩卷集，第一卷，第三六一頁）

反火星派和『中派』在原則上不堅定的態度，在討論土地綱領時也表現得很明顯，這次討論佔去了代表大會不少的時間（見記錄第一九〇至二二六頁），並提出了許多非常有趣的問題。果然不出所料，馬爾丁諾夫同志（在李伯爾和葉哥羅夫兩同志發表了一些小小的詰難意見以後）掀起了對於綱領的征討。他提出那個舊論據，說我們要求改正『歷史上這個不公平的現象』就是間接『尊崇了歷史上其他不公平的現象』等等。葉哥羅夫同志也表示擁護這個意見，說他甚至『不明白這個綱領底意義。這個綱領究竟是祇供我們自己遵行，即是祇應決定我們所要提出的那些要求呢，還是我們想使它成為大家歡迎的呢』（!?!?）。李伯爾同志『也想提出葉哥羅夫同志所已提出的意見』。馬合夫同志本着他所固有的那種堅決精神出來發言，說『大多數（？）發言人都絕對不瞭解這個綱領究竟是個什麼東西，及其目的何在』。據他說，這個綱領，『很難認作是社會民主黨的土地綱領』；它……『含有一些以改正歷史上不公平現象為兒戲的氣味』，它帶有『一種蠱惑人心和冒險主義的色彩』。而他用來證實這種奧理的理論根據，就是庸俗馬克思主義者所慣用的那種誇大其辭和簡單化手段，說火星派『想把農民當作成分一致的東西；既然農民早已（？）分化為幾個階級，所以提出單一的綱領，也就必然使整

個綱領都成爲蠱惑人心的東西，而把它實行起來，就會是冒險的事情了』（見第二〇二頁）。馬合夫同志在這裏『洩漏了』許多社會民主黨人對我們土地綱領持否定態度的真正原因，這些社會民主黨人雖也決意承認『火星』報（如馬合夫自己也承認了它一樣），可是全然沒有思索過它的方向，它的理論和實踐立場。正因為他們在運用馬克思主義來觀察俄國農民經濟現代結構這樣一種複雜紛繁現象時把馬克思主義庸俗化，所以他們始終不瞭解這個綱領，而決不是因為對於個別枝節問題持有不同的意見。於是，反火星派首領（李伯爾和馬爾丁諾夫）和『中派』首領（葉哥羅夫和馬合夫），馬上就在這個庸俗馬克思主義觀點上趨於一致了。（『進一步，退兩步』，『列寧文選』，兩卷集，第一卷，第三六四——三六六頁）

……這是何等糊塗的觀念呵。葉哥羅夫同志說：『你們決不能強迫僱農和富農一起去爲有不小一部分已落到了這種富農手裏的割地而鬥爭』。

又是那樣一套簡單化的論調，它無疑是與我們的機會主義經濟派有血統關係的，經濟派曾堅持說，不可『強迫』無產者去爲現在有不小一部分已落到資產階級手裏，而在將來還會有更大一部分落到資產階級手裏的東西而鬥爭。又是那樣一套庸俗化的論調，忘掉俄國僱農和富農間的一般資本主義關係底特點。割地現時在事實上壓迫着僱農，所以僱農爲擺脫這種盤剝制而鬥爭，根本無須什麼『強迫』；所要『強迫』的，是某些知識分子，因爲要強迫知識分子來廣泛一點兒瞧瞧自己的任務，要強迫他們在討論具體問題時拋棄死板公式，要強迫他們顧到使我們的目的複雜化並改變其形態的歷史情況。真正祇有那種認爲農民是傻子的

偏見，即是——如馬爾托夫同志（見第二〇二頁）底公正評語所說——在馬合夫同志以及其他反對土地綱領者底發言中吐露出來的偏見，才能解釋這些反對者為什麼忘記我國僱農生活底現實條件。（『進一步，退兩步』，『列寧文選』，兩卷集，第一卷，第三六七頁）

……無論邏輯或歷史都教導說，正因為小資產者地位的兩重性，所以小資產者的階級觀點，也就可能是相當狹窄的，相當進步的。所以，我們的任務，決不是因農民眼光狹窄（『蠢笨』）或滿懷『偏見』而撒手灰心；恰巧相反，正是要始終不倦地擴大農民底觀點，促使他的理智去戰勝他的偏見。

.....

由此可見，就是在討論那些由土地綱領所掀起的純粹原則問題時，也立即顯現出了我們所已熟識的派別分立。反火星派分子（八票）為擁護庸俗馬克思主義而出馬討伐；『中派』首領——葉哥羅夫輩和馬合夫輩——尾隨於反火星派分子，總是在那裏瞎碰，也是迷誤到那個狹隘觀點上去。所以很自然的，在對土地綱領某些條款舉行表決時，贊成者是三十票和三十五票（見第二二五頁和二二六頁），即恰巧是我們在爭論崩得問題討論次序時，在組委事件時，以及在討論『南方工人』報停刊問題時所看見了的那個大概數目。祇要有一個稍微超出了尋常成規舊套範圍，稍微要求把馬克思理論獨立運用於新的（對於德國人講來是新的）特殊社會經濟關係的問題發生時，那末善於瞭解自己任務的火星派分子，就馬上表現出祇佔五分之三的票數，而整個『中派』，就馬上轉向到李伯爾和馬爾丁諾夫一班人方面去。（『進一步，退兩步』，『列寧文選』，兩卷集，第一卷，第三六八——三六

九頁)

爲要結束代表大會對綱領問題討論的情形，還值得指出關於贊助反政府派問題的簡短辯論。在我們綱領中明白指出，社會民主黨贊助『任何以反對俄國現存社會制度和政治制度爲目標的反政府派的和革命的運動』。看起來，『以反對俄國現存的社會制度和政治制度爲目標』這一限制條件，已充分確切指明我們所贊助的究竟是那些反政府派別。然而我們黨內早已形成的各種色彩底區別，就在此處也立即暴露出來，雖然本來很難預料，關於這樣一個已經再三反覆說明過了的問題，竟會有發生『疑惑和誤會』的可能！顯然，此中原因並不是由於什麼誤會，而是由於存在有各種不同的色彩。馬合夫，李伯爾以及馬爾丁諾夫立刻就撞起警鐘來了……

馬合夫這次發言時，又是一開始就把馬克思主義庸俗簡單化。『我國唯一革命的階級是無產階級，——他聲言說，但立刻就從這個正確原理中作出不正確的結論：——其餘的階級都是些不重要的階級，都是些不相干的東西（全場哄笑）……是的，它們是些不相干的東西，祇想利用一下機會罷了。我反對贊助它們』（見第二二六頁）。馬合夫同志對於自己立場的這種絕妙表述，使許多人（他的許多同道者）都懊惱起來，但按實質來講，李伯爾和馬爾丁諾夫兩人都是與他意見一致，他們兩人提議把『反政府派的』字樣取消，或添上『民主的反政府派』字樣來加以限制。普列漢諾夫給了馬爾丁諾夫這個修正一個公正的反駁。『我們應當批評自由派，——他說道，——揭破他們的半途性。這是對的……可是，我們揭露一切非社會民主運動底狹隘性和局限性時，務須向無產階級解釋說，同專制制度比較起來，不保證

有普選權的那種憲法，也是一個進步，所以無產階級決不應採取寧可保留現存制度而不願有這種憲法的態度』。（『進一步，退兩步』，『列寧文選』，兩卷集，第一卷，第三七〇頁）

戰爭是由馬爾托夫同志與崩得首領李伯爾同志間的爭論開始的（見第一七一至一七二頁）。馬爾托夫當時證明說，祇要提出『公民平等』要求就够了。『語言自由』要求是被否決了，但立刻就有人提出『語言平等』的要求，而葉哥羅夫同志就和李伯爾一起加入戰爭了。馬爾托夫當時說這是拜物教，『因為發言人堅決主張民族平等，而把不平等現象轉移到語言問題方面。其實，問題正是應從另一方面來觀察：存在有民族不平等現象，其表現之一，就是屬於某一民族的人沒有使用本族語言的權利』（見第一七二頁）。

由於有多次記名表決，就使這個鬥爭中的大會代表派別分立情形表明得特別明顯。這樣的表決，一共有三次之多。始終極力反對火星派中堅的，有全體反火星派分子（八票），以及（只有一些極小的變動）整個中派（馬合夫，李沃夫，葉哥羅夫，頗坡夫，墨得維結夫，依萬諾夫，察列夫，別洛夫，——只有後面這兩個人起初表示過動搖，時而投懷疑票，時而投票贊成我們，直到實行第三次表決時，才完全確定了自己的態度）。火星派方面有一部分人，主要是高加索人（一共擁有六票的三個人）脫離出去，於是『拜物教』派就終於獲得優勢。在舉行第三次表決時，當兩種對立趨向方面的人雙方都已十分確切表明自己的立場時，從火星派多數方面脫離出來轉到敵對方面去的，是一共擁有六票的三個高加索人，而從火星派少數方面脫離出去的，是一共擁有兩票的坡薩多夫斯基和科斯迪契；在頭兩次表決中轉到敵對方面

或投懷疑票的：在火星派多數方面有連斯基、斯切泮諾夫和哥爾斯基，在火星派少數方面則有捷依契。火星派方面有八票（從三十三票總數裏）脫離出去，結果就使反火星派分子和不穩定分子的聯盟獲得了優勢。這就是代表大會派別分立中的基本事實，這一事實在表決黨章第一項以及在進行選舉時也是重複過的（不過當時脫離出去的是其他幾個火星派分子罷了）。（『進一步，退兩步』，『列寧文選』，兩卷集，第一卷，第三六四頁）

大會最重要的任務是通過黨綱。討論黨綱時引起大會上機會主義分子反對的主要問題，乃是無產階級專政問題。機會主義者在其他許多綱領問題上也是不贊成大會上革命分子底意見的。但他們却決定主要是在無產階級專政問題上實行開火，理由是說國外許多社會民主黨黨綱上沒有無產階級專政的條文，因此也就可以不把這一條文列入俄國社會民主黨黨綱。

同時，機會主義者又反對把農民問題上的要求載入黨綱。這些人根本就不想革命，所以他們對工人階級同盟者的農民採取歧視態度，對之表示嫌惡。

崩得分子和波蘭社會民主黨人反對民族自決權。列寧始終教導說，工人階級必須反對民族壓迫。反對在黨綱上規定這個要求，就是主張把無產階級國際主義拋棄，而助長民族壓迫。

列寧對於這一切反對意見，都給了一個致命的打擊。

大會通過了『火星』報所提出的黨綱。

這個黨綱分為兩部分，即分為最高限度綱領和最低限度綱領。最高限度綱領上所說的是工人階級黨底主要任務：實現社會主義革命，推翻資本家政權，建立無產階級專政。最低限度綱領